

新世紀叢書

當代重要思潮 · 人文心靈 · 宗教
社會文化關懷

榮格與占星學

Jung and Astrology

重新評估——

榮格對現代占星學的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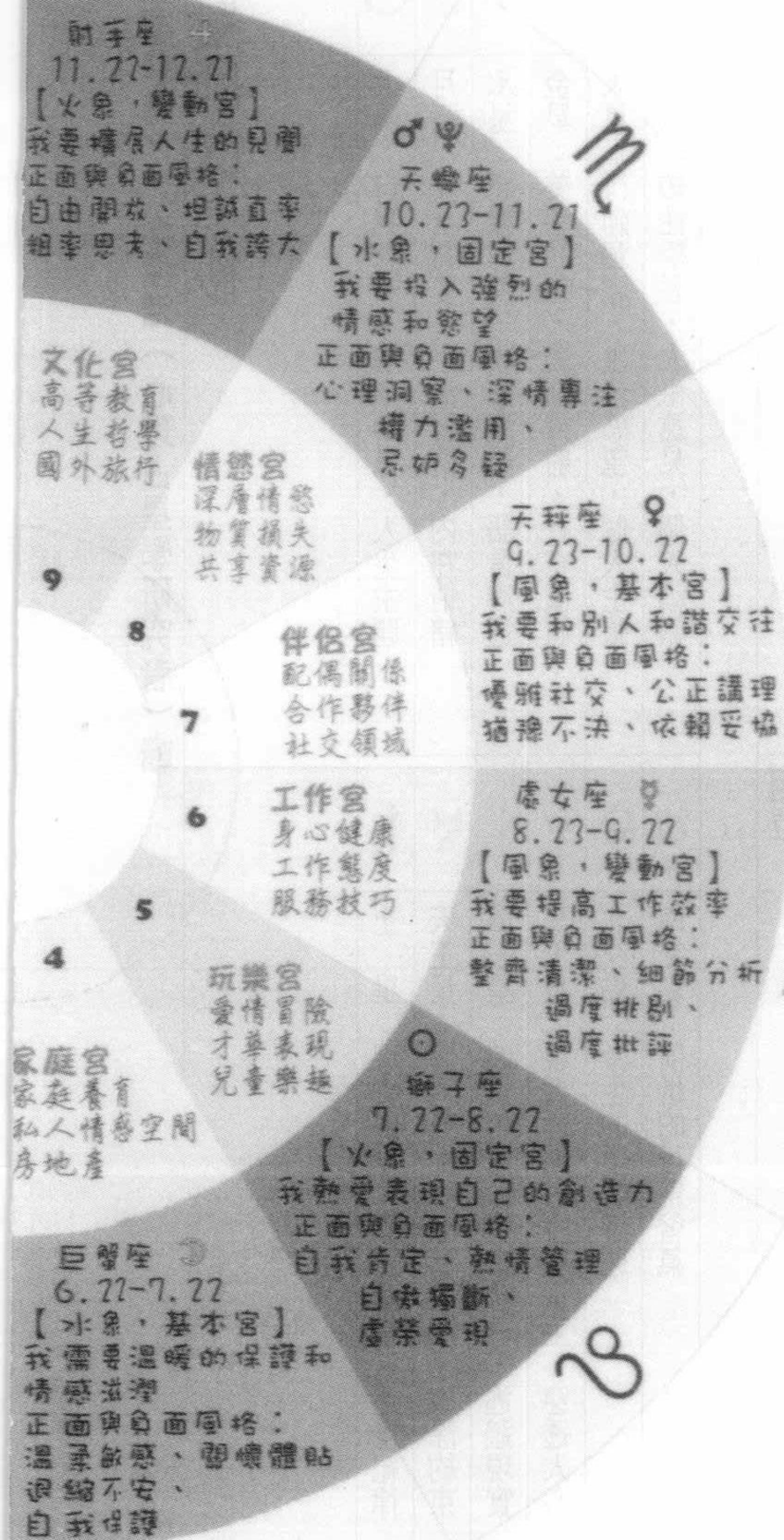
Maggie Hyde◎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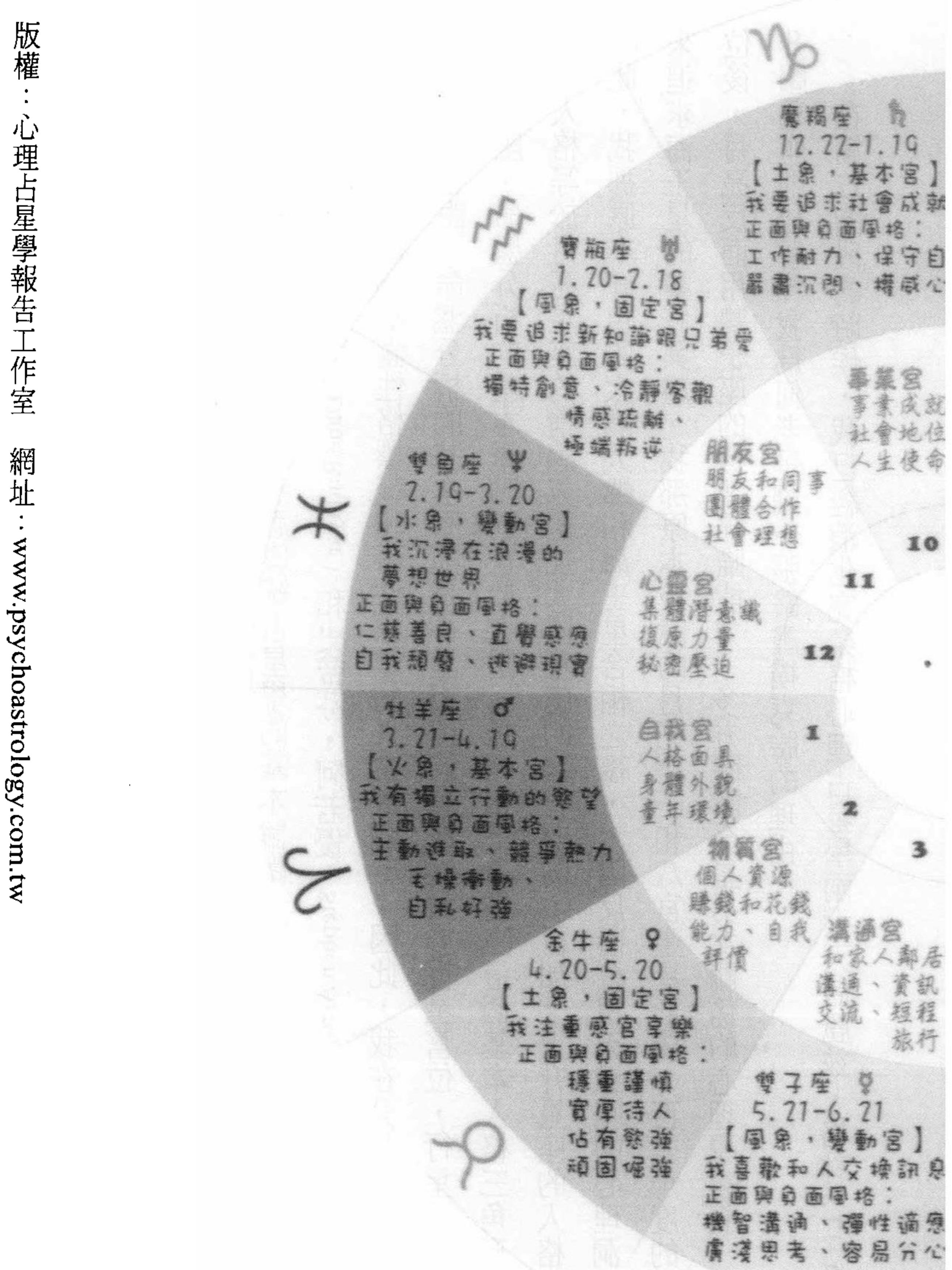
李孟浩◎校訂（心理占星學研究者）

趙婉君◎譯

占星師的小抄

元素	火象	土象	風象	水象	相位	太陽：自我意識・基本動機・人生主題	月亮：安全需要・生活習慣・內在情緒	水星：認識環境・收集資訊・語言溝通	金星：美感品味・愛情投射・社交價值	火星：行動意志・生理慾望・個人主張	木星：知性學習・人生遠見・個人福報	土星：現實限制・責任意識・道德紀律	
						牡羊—獅子—射手	金牛—處女—摩羯	雙子—天秤—寶瓶	巨蟹—天蠍—雙魚	* 0°	○ 90°	□ 180°	△ 270°
變動	雙子—處女—射手—雙魚				對立相								
固定	金牛—獅子—天蠍—寶瓶	牡羊—巨蟹—天秤—摩羯			次衝突相	和諧相	衝突相						
基本													
變動													





〈導讀〉

榮格與現代占星學

心理占星學研究者
李孟浩

我成立「心理占星學報告工作室」這個網站已經一年半了。

在第一階段的時候，我先熟悉傳統占星學的基本論斷方法，再消化人本心理占星學兩位大師但恩·魯德海爾（Dane Rudhyar）和史帝芬·阿若優（Stephen Arroyo）的著作。那時候，我把命盤看成是「貼滿性格標籤和事件標籤的人生棋盤」。因此，我在分析自己命盤的時候，只知道說：命盤分析的基本原則是行星相位的重要性大於行星宮位，行星宮位又重於行星星座。命盤分析的基本重點則在於太陽、月亮和上升星座這個基本人格三角形，亦即基本人格等於月亮星座的情感氛圍加太陽星座的自我認同，再加上上升星座的人格面具。因此，我那原本好色的太陽天蠍和海王星合相之後，太陽反而會用天蠍座的心理洞察力，來追求海王星的靈修興趣。我那原本多話的月亮雙子和八宮金星形成一百二十度的和諧相位後，月亮反而用雙子座的機智掃瞄能力，多方閱讀金星男女關係的心理學書籍。至於上升摩羯座則能解釋我為何老是擺一張嚴肅撲克臉的理由。

在第二階段的時候，我已經消化完榮格心理占星學兩大天后麗茲·格林（Liz Greene）

和哈瑪克——宗達格（Hamaker-Zondag）的著作，便把命盤看做「埋藏深層心理意義的心靈迷宮」。這時分析自己的命盤，就知道我們必須藉由火星冒險的獨立勇氣，來脫離與母親共生的月亮本能模式，才能展開古代神話所說的英雄之旅，發現自己太陽的人生志趣或英雄意象。當你產生內在英雄的自覺後，就要擺脫上升星座適應社會現實的假面具，整合太陽的存在意義和月亮的情感氛圍，才能活出榮格所說的「真實個體性」。因此，我必須鼓起火星摩羯十二宮和冥王星八宮和諧相的心靈諮詢商師勇氣，來脫離月亮金星和諧相的安逸生活形態，才能完成太陽海王星合相在第十宮建立身心靈整合事業體系的人生志趣。

在第三階段的時候，我苦練找出心靈宮深處金羊毛（代表本我的深層意義）的詮釋功力，並且知道古代心靈煉金術的目標就是要在上升星座這個煉金術容器中，完成太陽與月亮的神祕婚禮，來誕生神聖的嬰兒（亦即本我）。我也意識到整個心理占星學運動的目標在於完成用心理學整合煉金術和占星學的大業。因此，我把命盤看成是「反映身心靈整合動態的曼陀羅」，並且打算配合花精能量水的治療效果，加上塔羅牌和卜卦占星學解答問題的快速能力，來幫忙案主解決身心靈整合過程的各種疑難症狀。

此時正好碰到立緒出版公司準備出版《榮格與占星學》，我在校訂譯文的過程中，發現作者瑪姬·海德這位心理卜卦占星學的才女試圖藉由榮格的命盤分析，來徹底反省和批判整個心理占星學的發展史。她企圖指出心理占星學兩位天后只是在盜用榮格心理學的術語，卻忽略了榮格心理學對占星學的真實意義在於重建心理卜卦占星學。我雖然很同情她

和科內利烏斯（G. Cornelius）苦心宣傳「心理卜卦占星學」的努力，但是我認為她沒必要貶低心理占星學，來證明心理卜卦占星學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因此，我希望讀者不要太介意作者批判心理占星學的用語。其實，你會發現兩者都是要整合煉金術、心理學和占星學，只不過心理占星學比較強調「本命盤」層面，心理卜卦占星學比較強調「時盤」的層面而已。

接下來，我幫各位讀者做初步的導讀，希望能幫助你們了解作者的論點。

作者在第一章〈雙魚座世紀〉中，指出榮格在研究占星學和煉金術的巔峰時期，非常看重本我如何能用煉金術的婚禮儀式，將兩股內在對立的心靈能量（太陽和月亮）加以融合。因此，作者認為榮格唯有成功融合占卜師的神祕直覺（月亮能量）和科學家的理性分析（太陽能量）這兩項特質，才能寫出《基督教時代》（Aion）一書。所以，作者要在下面的章節當中，透過榮格命盤的分析，來回顧榮格一開始是怎麼樣跟隨弗洛依德學習當一位精神分析科學家，然後又一頭栽入玄學研究，當起一位占卜師的歷程。

第二章〈榮格、弗洛依德和玄學〉中，先點出榮格認為自己擁有一號人格和二號人格，分別在世俗世界和心靈世界中運作。榮格的女兒葛雷特·包曼—榮格也是一位占星師，她認為榮格命盤的土星代表世俗世界的一號人格，天王星則代表心靈世界的二號人格。不過，作者不太同意這一點，反而認為二號人格是月亮和天王星的九十度衝突相，一號人格是太陽和海王星的九十度衝突相。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用「弗洛依德的太陽金

牛十六度和榮格的月亮金牛十五度合相」這條主線，來分析榮格之所以壓抑二號人格的神祕學興趣（月亮的情感能量投注在天王星代表的玄學興趣），是因為他先扮演月亮秘書的角色，來輔助弗洛依德完成太陽董事長的職責（建立精神分析的事業）。但是，榮格遲早必須經由火星的冒險勇氣，來追求自己太陽獅子座的玄學帝王寶座。因此，作者指出榮格的逆行火星不完全贊同弗洛依德「性本能壓抑」的論點，而想要把性本能擴大解釋為心靈驅力。這正是日後榮格與弗洛依德決裂的關鍵。

第三章〈黑暗大陸〉，指出榮格在一九一三年流年天王星和本命盤太陽形成一百八十一度對立相時，終於和弗洛依德決裂，並且像古希臘英雄一樣，展開自己在靈魂海洋的暗夜之旅（太陽和海王星的九十度衝突相）。

第四章〈榮格的吟唱：象徵態度〉，指出榮格認為人類可運用詮釋各種徵兆的象徵態度，來和神聖事物產生有意義的心靈連結感。同樣的道理，占星師就是藉由詮釋命盤象徵的行為，來幫助案主找到自己生命事件與宇宙的連結關係。但是，作者在此開始反省和批判心理占星學如何濫用榮格心理學，特別是很多心理占星師拒絕將占星學視為占卜術的行為，便是忽略了榮格詮釋占卜預兆時所強調的象徵態度。

第五章〈心理占星學：探索深層的意義〉，指出心理占星學運用榮格的原型理論，來強調每個人命盤象徵深層意義的作法，可說是一種木星型的擴大解釋法。可是，心理占星學忽略了傳統占星學的兩大重點：宮位的宮主星和土星型判斷解釋法。

第六章〈精神的地圖〉指出心理占星學把本命盤視為精神地圖的作法並不成功，因為行星象徵和心理功能很難得出大家一致同意的對應關係。因此，她鼓勵心理占星師要脫離本命盤分析的桎梏，而開始學習扮演占卜師的角色。

第七章〈同時性現象〉指出心理占星師拿同時性觀念的第一個版本（客觀事件之間具有相互依存的關係），來證明每一個命盤的出生時刻具有宇宙的客觀性和神祕性色彩。但作者指出榮格已經修正這個早期觀念，而開始強調觀察者的主觀心靈參與態度，才會提出同時性觀念的第二個版本。因此我們必須重視占星師主觀參與案主生活世界的詮釋態度。

第八章〈占星學實務：解釋巧合性〉，指出心理占星師只想要找出原型，而忽略了「祕密的交感關係」的存在。因此，她舉了K先生與兒子爭吵的事情為例，說明我們不需要從補鞋匠和士兵的意象追尋原型，而要從時盤當中，看出占星師的主動參與態度，會怎麼樣左右你提供給個案的詮釋重點。

第九章〈攤開蒼穹〉，進一步強調榮格已經從婚姻實驗中發現占星學未必和出生時刻的行星位置相關，而跟占星師的主觀參與態度有關。她也利用這個機會，正式提出她和同事科內利烏斯的主張：占星學應該超越以托勒密學說為中心的本命盤占星學，而應以卜卦占星學為中心。因此，她藉由一位女士為自己女兒所弄的錯誤星盤卻會帶出正確詮釋結果的例子，指出我們不應執著土星詮釋取向所在乎的客觀出生時刻，並借哈丁新書的時盤，來凸顯木星詮釋取向所在乎的占卜態度。因此，她呼籲占星師不要只用同時性I架構下命

運計算機的安全解讀策略，而要開放性接納同時性II架構下占卜術的隨機解讀策略。

第十章〈祕密的交感關係〉，她藉日蝕當天遇到的老太太個案說明同時性I的架構強調對星盤象徵的客觀解析，同時性II的架構強調占星師的主觀參與態度如何影響命盤的詮釋過程。因此又舉一位獅子座行星群的女士為例，說明不應把個案命盤看成是一張客觀中立的「諮詢圖」，而應勇敢探討「祕密的交感關係」，才能弄清煉金術與詮釋學的真義。

第十一章〈占星師的宇宙：煉金術的意象〉，指出煉金術的意象和占星學的象徵之間，的確是有不少對應關係。但是，作者指出麗茲·格林沒有考量到墨丘利（Mercurius）的神祕運作問題，就想要把煉金術——心理學——占星學揉合成三位一體的命盤詮釋法，仍然會面臨很多未能解決的困難。因此，作者所討論的第一組煉金術意象就是墨丘利，討論重點則在煉金師必須通過水銀（墨丘利精靈的考驗），才能將賤金屬變成黃金。墨丘利的毒氣代表分析師和案主共同的潛意識污染，也代表占星師對自己的參與性詮釋視而不見。作者最後提出第二組煉金術意象國王和王后的結合，代表移情作用和個體化的過程，也代表每個人都要整合自己命盤的太陽與月亮。

本書的重點在於釐清榮格的同時性觀念，來重建心理卜卦占星學。可惜的是作者並未對心理占星學的本命盤分析流程和心理卜卦占星學的時盤分析流程，提供基本的說明。不過，作者仍然提供非常多的命盤案例和時盤事例，我將會在我的網站進一步分析討論，以便能讓各位讀者更加了解心理占星學和心理卜卦占星學的分析手法。

〈作者謝辭〉

謹以本書 獻給我的母親

本書中有許多的想法，都是我和友人以及同事們，歷經一十年多的悠悠歲月，才逐漸醞釀成形的。我要感謝皮列姆·阿迦瑪（Prem Agama）在普特尼（Putney）與宛茲沃斯（Wandsworth）兩地所播下的因緣種子，想必他做夢也沒想到，這些種子居然會在這麼多的夾縫中開花結果。而占星師工作坊裡的三位共同創辦人，也各以迥然不同的方式，對我的占星研究起著莫大的影響。喬弗瑞·科內利烏斯（Geoffrey Cornelius）從占卜的角度，對占星學所做的重大修正，不但使占星學無論是在哲理或是實用上皆能有所突破，同時也構成了這本書中的許多靈感源頭。高爾登·華森（Gordon Watson）則以心理治療師的專業背景，向我展現如何將這些新的觀念，帶進占星師和案主的互動關係中，而他所引燃的火炬，則逼使我無情且坦然地拷問自己，身為一名諮詢商者和指導者，動機究竟為何？德瑞克·艾波比（Derek Appleby）則是讓我見識到傳統占星學的繽紛與魅力，同時他更透過八卦占星學，讓我親睹了占星學中的象徵意義，如何在真實世界當中湧現生機。此外，我也要感謝占星師工作坊裡的所有同仁，感謝他們多年來不吝與我分享彼此的心得，特別是派特·布萊克特（Pat

Blackett)、普如·半夫(Prue Cave)、珍·法瑞兒(Jane Farrer)、亞倫·瓊斯(Alan Jones)、馬立恩·霍特(Marion Holt)、葛瑞米·托比恩(Graeme Tobin)以及維謹·威爾斯(Vemon Wells)等人。

在精神分析學的領域裡，我則要格外感謝蘇努·山姆達薩尼(Sonu Shamdasani)，由於他的鼎力襄助，以及對榮格思想的淵博學識，使這整本書獲益良多，尤其是在第11章與第三章的部分。此外，費城學會裡的諸位好友們，特別是喬·弗立德曼(Joe Friedman)、約翰·希頓(John Heaton)與芭芭拉·拉桑姆(Barbara Latham)等三人，他們對於榮格所提出的批判，也讓我深銘五內。他們在在提醒我，事情總是有許多不同的思考方式。

此外，我要向所有慨允本書刊登其命盤與故事的案主與友伴們，致上最高的謝忱；同時，我也要特別感謝瑪莎(Marcia)和芙芮兒(Ferial)兩人，從頭到尾予我如同姊妹般的支持。最後，我要感謝本書的編輯，當此書寫成於天王星半歸位的期間時，土星所代表的截稿日期其實已經過了，為此我要感謝他的耐心等候。

<引言>

超越榮格的唯象思路

藍色腳踏車帶我遠離榮格，然而，最終它們同樣又將我帶回他的身邊。這些藍色腳踏車出現在我所參與的一個夢工作小組中，該小組每週大約有十二名成員聚集在一塊兒，彼此分享他們所做的夢。在某一次聚會中，同時有數不下五位的成員在前一週都夢到了腳踏車，且在好幾個夢境中都與藍色有關。這個小組的領導人的確擁有一輛腳踏車，不過並不是藍色的。沒有任何人能夠理解為何在我們這群人中，竟有如此多人同時夢見了相同的意象。

我在歷經無以爲業、但卻裨益良多的數年後參加了這個小組，研讀榮格、伊凡·伊里希 (Ivan Illich)，研究占星學以及作夢等，占據了我全部的心神。一連數天我埋首於榮格有關煉金術的文章中，燈下苦讀至三更半夜，睡覺時做著週而復始的夢 (uroboric dreams) ①，我將這些夢所發生的時間記錄下來，然後將夢中所出現的意象、命盤以及煉金術裡的意象全都連接起來，繼而拼湊出天象拼圖。在這個無遠弗屆的領域中，榮格對於精神的結構 (structure of the psyche)，併同人類的自我 (ego)、陰影 (shadow) 以及靈魂形象 (soul-image) 的

研究，讓這個領域似乎有了某種秩序可言，也因如此，這個領域遂成了榮格的天下。「同時性」(synchronicity)的現象會隨時隨地迸出，而日常生活彷彿也變成了魔術表演。數年以後，我才明瞭為何我這段時期在占星學上會被形容是人馬座裡的海王星，四角運行至雙魚宮的太陽後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就在沉淪於榮格的迷霧當口，我在這個夢工作小組裡尋到了出路。這個小組係由心理治療師喬·弗立德曼(Joe Friedman)領導主持。他很快地便將榮格的精神結構拆成六大部分。我們彼此分享夢境時所發生的情形是：雖然我們事先並不知道每週所要探討的夢境理論家是何許人，湊巧的是，我們在聚會前所做的夢竟然都能用當週那位理論家的論點來加以解釋，不僅如此，這些夢用那位理論家的論點解釋，都會比用其他理論家的解釋來得好。倘若該次聚會的研討主題是弗洛依德，那麼我們就會提出有關火箭與錢包的夢。而假如下週的主題是墨特(Mott)，那麼就會出現管子、水池與頭盔等意象。而當研究到塞諾伊部族(the Senoi tribe)^②，以及他們慣用來對付夢中所出現的恐懼與老虎的習俗時，我們自身所做的夢也會相對地變得清明透徹。而遇到榮格的討論時，就自然會有孔雀、玫瑰花與曼陀羅(mandalas)出現。這樣的經驗，讓我自原先過度執著於榮格的理論當中鬆綁開來，並且開始對他產生抗拒。我從他的想法中轉身逃離，覺得他那神話般、大一統式的方法悖離了「真正」發生在每位個體身上的情況。他的理論系統似乎是化零為整且無所不包的，對於其他現代哲學與精神分析學的發展無動於衷。然而，隨著這個反動情緒而來的

是，我的思維又再次地轉了方向。我漸漸開始想到，事實上並沒有任何一位榮格之外的當代「思想巨擘」，能夠對藍色腳踏車這件事振振有詞地提出說法，也沒有人能對於同樣令人百思不解的其他怪異現象提出解釋，無論這些現象是發生在夢工作小組中，還是發生在日常生活裡，特別是發生在占星或占卜上。

自一九七〇年代以來，我從占星師這個工作的經驗裡，以及與多位精神分析學家的討論當中，越來越明白這類的神祕經驗幾乎可說是未曾被明日張膽地觸及過。諷刺的是，就連占星師本身都有避而不談的習慣。就在我探尋占星學如何運作以及探尋占星師與問卜者之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因而理解日深的同時，眼前的道路也就益發向著榮格重新靠攏。榮格不僅僅研究占星學，同時他所使用的「擴大性的解釋方法」(method of amplification)也根源於一種神話創作的思考型態，而這種思考型態對於占星學而言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在所有的現代思想家中，他始終是在毫無知音可言的狀態下，獨自嚴肅看待占卜一事，並將占卜列入其所稱的「象徵態度」(symbolic attitude)之中。自世紀交替之際占星學在現代西方死灰復燃以來，便一直持續地開花結果，而無畏高科技時代的迫害。早在許久以前，高科技時代就已經摒棄了繁星竟與我們人類息息相關的無稽念頭。即使在今天，容許占星學存在的全球性觀點仍然繼續受到人們的奚落，並且被目前大行其道的文化精神棄若敝屣。儘管如此，姑且不論咱們的科學家及學者先生們宣稱占星學是如何地不足為信，也不論為反狂潮而進行的異端審判 (the Inquisition)^③是如何強烈地企圖保護所謂的無知大

衆免於受到巴比倫妓女的蠱惑，占星學中所涉及的象徵學對於芸芸衆生而言仍舊意義非凡，這些群衆相信的確有某些事情顯現在占星學中，而這些事對他們來說是至關緊要的。

就是在這樣的氛圍底下，榮格對於占星師而言變得重要。近幾十年來，就在占星學藉著脫去算命的外在形象，並且與心理學、心理諮詢與精神分析學互相結合，力求獲得更多責任的同時，占星學領域的內部發生了一場革命性的變化。在這個進展中，榮格扮演著居功厥偉的參考指標。他對於煉金術 (alchemy)、諾斯底教派 (Gnosticism)^④，以及東、西方智慧傳統的興趣，使我們對於一籬筐的神話與意象得以重新醒悟，並能一探究竟。榮格的著作對於神話創作式與想像力馳騁的思考方式情有獨鍾，使得占星師在探索各種象徵符號時，能夠褪去決定論 (determinism) 與中古宿命論 (medieval fatalism) 令人不適的外衣，這兩種論調在占星學復甦於世紀更替之時，皆徘徊在占星學的上空不去。

至今為止，占星學與榮格的想法之間到底有此什麼樣的連結？這本書中，我將借重榮格的一些主要觀點，同時檢視它們如何被占星學所運用，藉此，我將企圖解開這個複雜的問題。縱使他的影響力十分廣泛，然而迄今為止，主要的影響範圍仍是在星座象徵的神話性擴大解釋上，以及精神結構與星象之間的連結關係。後者的影響所及，產生了一種星象學即是一張「精神的地圖」 (a map of the psyche) 之可疑觀念。在第四章和第五章裡，我將針對榮格的擴大解釋方法的使用，及其與星象符號之間的關連做一思考，兼而討論榮格對於「原型」 (archetype) 的想法。在第六章中，我將檢視陰影、阿尼瑪斯 (animus)、阿尼瑪

(anima) 等觀念，如何從榮格的分析心理學中被占星師引用，而其引用的手法無論是對榮格本身或是對占星學而言，都是不甚公平的，此外，我也將闡釋如何將這些觀念以其他更有效的方法，活用在我們的實務操演當中。無獨有偶地，榮格的「同時性」觀念——指有意義的巧合事件——同樣也被人們從他的思想脈絡中給斷章取義，因陋就簡地拿來做為占星學運作的一種解釋。然而，榮格本人卻始終因為懸而未決的占星學觀念根本，而掙扎在困境中無可自拔，同時，他所提出的象徵主義看法與象徵符號的本質等重大問題，也都被人們忽略。由是之故，第八章所涵蓋的內容，便是詳細地重新詮釋榮格對於「同時性」的概念。他以占星學所做的婚姻實驗，即是一項顯示「同時性」法則的野心企圖，而實驗的結果對占星學家所產生的挑戰，卻幾乎未被體認，更不用說是被加以採納。

唯有效法榮格對於神祕現象 (the Occult)^⑤ 的態度而採取之，我們才有可能全盤洞悉他與占星學之間的關連為何。影響榮格的來源並非只是占星學和《易經》而已，同時還包括了全世界的占卜與超自然現象——弗洛依德將之稱為「靈異情結」 (the spook complex)。因此，若要思考榮格與占星學之間的關係，便要省思其著作中所涉及的神祕向度。在此觀點下，我將會重新審視榮格與弗洛依德之間的互動情形，同時研究兩人之間的關係在占星學上的解釋，重新思索精神分析學本身對於神祕經驗的關係。

榮格的主要身分並不是一位占星學家，因此，我們必須隨時警惕在心的是：他是否在某一環節中對占星學有著不正確的觀念。舉例而言，他似乎未曾採取過以每小時為單位的